

郑州古塔



萧光师塔

王学寅

在嵩山五乳峰下半山坡上，有一座石塔，该塔南距少林寺约有800米，西距初祖庵约有600米，孤零零地伫立在半山坡上。由于地处偏僻，再加上如今山坡上植被繁茂，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座古塔。根据塔上的文字，人们称这座塔为“萧光师塔”。

萧光师塔是座石制单层单檐式墓塔，平面呈六角形，用规整磨光的青石砌成，高约4米。塔由基台、塔身、塔刹构成。塔身券门朝南，券门上为塔额，塔额上题“萧光师塔”四个字。在此四字下，还有游人的题铭：“法昌【隐】同登至此，元丰己未仲春”14字。元丰己未即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说明此塔必早于北宋元丰年间。省文物考古专家张家泰从石塔的造型和塔壁雕刻图案考察，认为该塔不似北宋时期的建筑，许多地方具有隋唐时期的特点。

萧光何人？河南省古建筑专家张家泰曾专门撰文考证此塔，他认为，萧光师塔本身无铭，很可能是另筑塔碑的。他认为前些年在少林寺碑林中，发现一通塔碑，经初步考证，认为即是此塔之铭。该碑立于少林寺山门内甬道东侧的东墙边。向外的一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此碑题“唐少林寺灵运禅师功德碑铭并序”，由“宣德郎大理评事崔撰撰”，内载“上人讳灵运，萧姓，兰陵人。梁武帝后，皇考，魏州恒农县尉。……上人……因游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终之意焉。粤开元十有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终。……门人坚顺，独建灵塔于兹山”。下署“天宝九载四月十五日门人坚顺建”。碑额刻“寺西石塔，灵运师坟，即梁帝皇朝者也”。

张家泰认为，第一，碑额题字指明灵运禅师塔在寺西，又指明为石塔。碑文也明确记载，塔建在少林寺山上。而在少林寺西，只有三座唐塔，两座在塔林内，分别为法玩禅师塔(砖塔)和一座为七级砖塔，除此之外，就只剩下这座五乳峰山坡上的萧光师塔了。清康熙年间景日昫在其所著《说嵩》中还指出“灵运，梁武帝皇嗣。出家少林，今寺西石塔存焉”。这说明寺西石塔可能就是灵运禅师之塔。

第二，塔碑指出灵运萧姓，今石塔以“萧光”名之，很可能灵运禅师的俗名即“萧光”。从碑文所载，初步肯定寺西石塔即是灵运禅师之塔。其一，碑文明确指出塔建兹山，而此山所有唐塔(包括寺东、寺西)，除萧光塔外，皆为砖塔，而且都有塔铭，没有互相混淆之疑点(建在山坡上的塔也只此一座，其他都在寺旁平地上)；其二，塔具有许多明显的隋唐特征，时代上相符；其三，此塔比之同光、法玩诸塔规模均小，建造上较少雕饰，比较注意节约工本，这大概与灵运禅师所传门人较少、财力有限，故只是“门人坚顺独建灵塔”有关；其四，姓氏相符；其五，石塔至清初仍存，并无崩毁破坏的记载。因此，确定此塔为灵运禅师塔，应该没多少异议。

灵运是元珪的弟子，灵运继承了元珪的“无我无心”的佛教辩证法，又较元珪更为高明。元珪以中国传统首先去解释佛教五戒，归于理性，灵运以中国文人特有的形象感去说明禅空灵。他的弟子坚顺评价他是：“在禅门”巍然俾立，以定慧为藏，以涅槃为山，圆通于天地之境，出没于无涯之域。适来时也，如去响也，今则绝矣！”说他是大医王、大禅伯。与猿为友，以鸟为伴，山水之性，即是禅心佛性。如此说来，萧光是真正体会到了佛教的禅宗三昧，达到了真正超脱凡尘的境界。

随笔

周原去世，痛心之余，自然想起了陈健。进京次日，拨通她的电话，我自报家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欢快的声音：“你是40年代新华社的小陈，小圆脸，腼腆，不爱说话……”我忙抢着说：“你是风风火火，快人快语的安徽姑娘，是我入团的介绍人！”她哈哈大笑起来。我忙问她：“你的身体怎么样？”她风趣地说：“还能走路，还会说话。”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一别60多年，彼此都急于见面畅谈。

叩开羊坊店东路新华社家属院陈健家的大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动情地叫着我的名字。落座后，她忙着为我冲咖啡，手脚麻利并无老态，言谈举止依然保有年轻时的风采。“还在写！”她回答了我的提问，并随手拿出201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我翻阅着，一篇占有8个页码洋洋洒洒两万字的文章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屏息默读，感情在字里行间起伏奔涌，心灵被这样的句子震撼着：“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兰考人民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饿，甚至死亡。”所以当他去世后，兰考十万群众为他举行了“囚徒荣归”的葬礼。文章的结束语是：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看似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我面前这位87岁高龄的资深记者，她坚持公平正义，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

随笔

珍爱图书

王道清

所谓善本书是指古代书籍在学术或艺术价值上比一般本子优异的刻本或写本(即手抄本)。一般读者很少能够看到。

我首次看到善本书是在1979年8月份的北京图书馆，书名是《三材图绘》，是标准的精美的古代刻印本(大约是宋刻本)。事情是这样的，我于上世纪70年代参加了一个编写大型辞书的工程：修订《辞源》。工作接近尾声时，有些“书证”在河南省图书馆和地方图书馆均无法找到，于是我和郑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的郑州市《辞源》组的几位同志一块赴京查阅资料，来到了北京图书馆。

那时的北京图书馆对进馆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外地人员必须持本省省委宣传部的正式介绍信。我们自然是备有而来。该馆的管理人员认真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后，方允许入馆。但我们随身带的笔记本、钢笔、圆珠笔、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须一律交出来由该馆的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以免阅读人员在图书上乱画，并且每人发给一副雪白的手套和一枚“书拨”，用来翻书页，不准用直接

每次想起小时候的事儿，脑中总会浮现出茄蒂干的样子。

说起茄蒂干，如今的孩子大概不会有什么印象了。在我那个年代，特别是农村里，因为穷，所有能利用起来的的东西，都不会浪费。农村里，家家户户都会种点茄子。有时，吃完了茄子，不舍得把蒂部扔掉，就存了起来。

茄子的蒂部，表面上有刺儿，而且里头有硬骨。所以，每次炒茄子，总要把蒂部摘掉。对于心灵手巧的农家来说，茄子的蒂部也是可以利用的。用刀在茄子蒂表层的刺儿轻轻刮掉，然后轻轻竖划一刀，将表层切开，剥掉里面的硬骨。接着，再用线把茄子蒂穿起来，挂到户外晒干。过了几天，晒干后，就将茄子蒂收存起来。

那时候的农村，多数人家种的蔬菜都比较多。特别是茄子，美味且营养丰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农家的饭桌上。于是，每天都会剩下一些茄子蒂。有时，菜市场的剩菜堆里，也会有不少茄子蒂。这么一来，数量就很可观了。

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每次炸完东西，都会把

钦礼冤狱13年正名。

历史的沉淀，使当事者与后来者更加看清楚事实的真相。年事已高的陈健不忘记者的天职，不改为民说话的初衷。她同情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如同身受，于是，她去采访，奔赴各地“寻找”心中的典型。这些年又写出了不少伸张正义，为民呼喊的好文章。报告文学《父与子》、《黄河的儿子》、《命运的抉择》、《春恋》等分别发表在《花城》、《炎黄春秋》等杂志上，文章刊出后，被新华社评为优稿，曾被多家报刊转载，社会反响强烈。这时，我们的谈话被电话铃声打断了，又一家邀请她去采写文章！

谈话间隙，我站起身来环顾书房四周，在墙壁上看到一首诗“青山易隔水难断，日东月西两相悬，几多恩爱几多愁，风风雨雨五十年”，这是他们结婚50周年时周原书写的。这首诗把我带回四十年代的年月，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与周原、陈健同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是“满门忠烈”的烈士后代，他禀性刚烈，正直好强，很重感情。陈健回忆说：“1950年，有一次我在记者会上汇报情况，周原一面严肃认真地听我汇报，一面详细作记录。几天后，他约我去报国寺吃夜宵，吃饭中，他交给我一本用粗糙的稿纸订成的小本子，封面上写着：‘一位女记者的成长道路’打开一看，是我一年多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就这样，我们相爱、结婚了。”

我敬重陈健大姐，更怀念周原兄长。我与陈健又谈起周原坎坷的一生。陈健无限感慨地说：“1957年，周原被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受尽了折磨。他在农村劳动时，我利用采访的机会偷偷去看他，当时他全身浮肿，两脚肿得发亮，两眼肿成两道缝，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躺在那里像死人，我在一个村的供销社买了两瓶封陈多年的补酒，朝他嘴里一点一滴地灌，点点滴滴灌了一天一夜，居然醒过来能说话了……”

事过四年，周原被摘掉右派帽子。他一头扎进农村采访，去寻找党需要的，人民爱戴的典型人物。于是，在兰考的采访中和同事们一起找到了焦裕禄这个典型。

周原去世后，兰考不少群众前来北京周原墓地悼念。周原心中有兰考，兰考群众心中有周原。陈健欣慰地说：“仅此一点，是可以让周原瞑目于九泉之下了！”我感叹：“老友相逢诉衷肠，悲欢离合倍感伤；饱受沧桑坎坷多，犹念当初少壮狂。”40年代，人与人之间，那种真诚待人、无私友爱、亲如一家的舒心情景，永生难以忘怀。如今，老友各奔东西，生老病死，我们不免谈起人生的最后归宿。性格开朗、思维豁达的陈健意味深长地说：“子孙为我和周原在凤凰岭寻觅了一小块墓地，我们将在崇山峻岭的大自然里，真正找到安静公正的生活，那时，终身的‘寻找’就结束了。”

南国品海(2)

王继兴

银滩戏沙

嬉戏银沙滩，银沙软似棉。
阔海怡心神，浪花吻衣衫。
涛声当诗吟，热沙作被眠。
路人若情侣，老姬变童年。

投竿钓鱼

独坐礁石上，临海投钓竿。
朝看旭日红，暮赏夕阳灿。
涛涌思绪飞，潮退心绪闲。
徒钓有何妨，只图消余年。

渔舟素描

双桨一具船，岁岁并年年。
悠游画境里，搏击风浪间。
海阔鸣为歌，白鹭喜作伴。
兴来仰天啸，唱罢又唱甜。

渔歌唱晚

岸边椰林静，天际夕阳灿。
大海已退潮，渔歌正唱晚。
沙滩人影疏，船头曲正甜。
细品字词清，由韵唱丰年。

临海夜饮

群星耀天幕，明月挂树梢。
心头拂爽风，足下涌海涛。
对坐尝海鲜，促膝品佳肴。
杂事浑忘却，把酒醉滔滔。

枕畔涛声

枕畔絮语声，清晰又缥缈。
悠远似天籁，贴近若呼啸。
迷离桃源深，恍惚仙山高。
醒来寻梦境，窗含万顷涛。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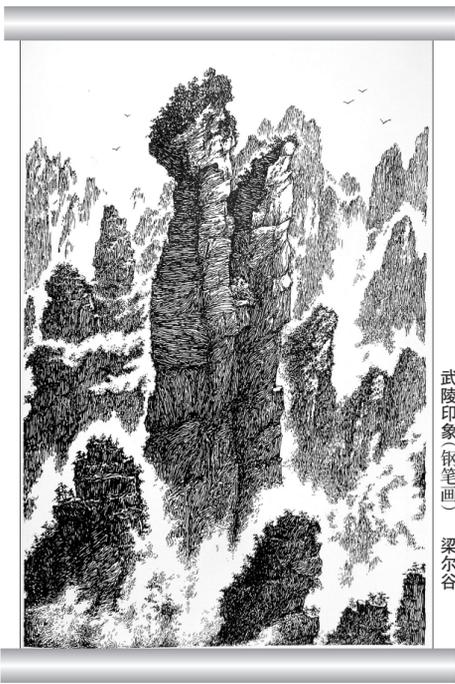
《法兰西帝国玫瑰》

刘菲

素有“欧罗巴第一美人”之称的波丽娜·波拿巴是拿破仑时代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她是一代王者拿破仑最钟爱的妹妹，更是他最忠诚的支持者。而她也是意大利雕塑大师安东尼奥·卡诺瓦性感缪斯，他以波丽娜为原型创作的著名雕像被收藏于罗马博尔盖塞博物馆。无论是法国的文人雅士，譬如作家夏多布里昂，还是叱咤战场的英勇将领，都为她的古典诱惑所倾倒。儿时的大仲马曾一睹这位佳人的风采，他后来回忆称她为“娇小而优雅的尤物”。

她特立独行，自由奔放，过着浪漫奢华的宫廷生活；她两次步入婚姻殿堂，拥有众多情人，上演了一幕幕的香艳故事，她和拿破仑本人的不伦之恋的传闻和她如影随形。她对时尚情有独钟，并热衷举办沙龙和舞会，将光彩气势和时尚品位带到了波拿巴皇室，她的光芒照耀了巴黎和罗马。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弗洛拉·弗雷泽在《法兰西帝国玫瑰：波丽娜·波拿巴的自由、爱与欢愉》中还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波丽娜，并透过浩瀚史料洞烛她的内心世界，详尽呈现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法兰西帝国玫瑰：波丽娜·波拿巴的自由、爱与欢愉》再现了拿破仑叱咤风云的传奇经历和彼时达官贵人的生活状态，对拿破仑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风情以及政治和军事纷争有独特的阐释和披露，栩栩如生地画出一幅辉煌瑰丽的法兰西帝国画卷。



武陵印象(钢笔画) 梁尔谷

知味

儿时的茄蒂干

郭华悦

剩下的面糊，用来裹茄子蒂。把调料和五香粉，调进面糊后，将风干的茄子蒂拿出来，用热水洗净，再泡一会儿，直至茄子蒂膨胀变软。此时，再用面糊裹上几个茄子蒂，下锅油炸。炸好的茄子蒂，形状和鸡翅差不多。所以，每次看到母亲炸茄蒂干，孩子们总会欢呼道，又能吃上“鸡翅”了！

其实，那个年头，能吃上炸鸡翅的，真没几个小孩。偶尔，农家里杀鸡宰鸭，翅膀也都炖着吃了，啃得连影子都不剩，哪舍得用来炸着吃？于是，不知从哪一代开始，便有人异想天开，用茄蒂干裹面糊，美其名曰“鸡翅”！

还别说，茄蒂干经过处理和风干后，再用水一泡，变得柔软了。而且，茄蒂干本就质地较硬，泡

水后，柔软的同时，又保持了嚼劲。裹上面糊油炸后，口感极为丰富，五香粉的香味，茄蒂干的柔嫩和韧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叫人口角留香。

如今，生活虽好，却再难一尝茄蒂干的美味。有时，买来茄子，就剩一两个茄蒂干。要存够一大串，也不知道得等到何年何月？况且，还得挑剥去硬骨，晒干等等，让一般的主妇不胜其烦。美食多了，谁还会闲着没事，去这么“瞎折腾”？

记得有一回，在电话里和母亲说起这事儿。说到茄蒂干的时候，我忍不住直吞口水。没想到，几个月后，回了趟老家，却意外尝到了母亲做的“炸鸡翅”。母亲告诉我，见我念念不忘，所以嘱咐了左邻右里，吃茄子的时候，把茄子蒂留着。这么一来，总算收集了一些茄蒂干，等我回家时，母亲就做了我念念不忘的这道菜。

当时，母亲感慨地说，如今呀，种菜的人少了，吃茄子还留着茄蒂的人，就更少了。要炸一盘茄蒂干，可得存上个把月呢！如今的人呀，山珍海味，谁还稀罕这玩意儿！只不过，吃得再好，始终也觉得不如以前那些菜好吃呢！

连载

押宝蒋介石

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

谢国平 著

火柴，将逮捕令烧毁。

这样钱新之才平安经过南京西汉口，赢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

徐桴到上海找陈光甫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26年10月9日，蒋介石强攻南昌，遇到了孙传芳部队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退了

回来。14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制定作战计划，调整部署。11月1日，蒋介石下令三路大军同时出击。

面对作战图的同时，蒋介石还想到了另一手——重金收买对手，但手头缺钱。蒋介石想到了他的发迹地——上海。他想找上海开银行的借钱，就打算派他的军需署署长徐樾秘密赴沪，“向同情革命的银行家作借伯之呼”。

这才有了陈光甫和钱新之与徐樾的秘密会晤。

徐樾向李光甫、钱新之二人小心地递上了蒋介石的亲笔信：

新之、光甫二位先生大鉴：时切想望，未接道范为歉。沪上来友，皆称诸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为感佩！尚祈随时指示，贯彻初衷。如有公暇，能来沪汉一游聊舒积愆，何如？敬请

年安！弟中正上 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可以想象，陈光甫和钱新之

看到信时内心的那份激动。那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战争前线发来的信！

他们之前和蒋介石并不熟识，蒋介石却对他们“时切想望”，还恭维他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看来蒋介石对他们已经有所了解，当然也有所期盼。

徐樾还用三寸不烂之舌向陈光甫和钱新之解释了北伐军的进展，三人都是留学生，有着共同语言。徐的浙江官话，也能让陈、钱听得明白。

其实，陈光甫和钱新之自然明白对方的目的。依据徐樾的分析，以及已所掌握的信息，陈光甫和钱新之渐渐看清了波谲云诡的天下大势。两人判断北伐军并非以往的旧军阀，其战斗力势不可挡，孙传芳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蒋介石取胜并进军上海的可能性很大，值得风险投资，便向徐樾表态：支持蒋介石为革命军饷，当尽力而为！

于是，银行家的手和军人手紧紧握住，严冬之中，双方都感受到了几许暖意。

钱新之、陈光甫借给蒋介石50万元作为军饷，数额不算很大，算是江浙财团的投石问路，不过这其实也冒着很大的风险。

此时，新任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正在全力支持孙传芳对抗北伐军。早在北伐初期，傅筱庵便利用他招商局董事的权力调集9艘轮船为孙传芳提供军运，不久前又以上海总商会名义发出“函电”，呼吁“和平”，要求北伐军撤回广东。

钱新之、陈光甫向蒋介石提供50万元借款后不久，傅筱庵及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要求上海滩的商人们，尤其是银行经理和钱庄老板限期认购1000万元库券，以供孙传芳军费开支，并自掏200万表示对孙传芳的忠心。

两相对照，钱、陈的举动显示了商人的政治智慧。大动荡中，商人必须有更长远的政治选择。

蒋介石得知上海滩两位银行家的风险之举后非常高兴，这笔钱足以让他的北伐军应付年关所需，可谓雪中送炭。

吴鼎昌籍浙江湖州，其家世代做师爷。他本人是1910年的商科进士，次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后在叶揆初的介绍下，进入银行界。尽管他置身商场，却一心向往官场，醉心于政治。他在天津办《大公报》，以“敢言公正”著称于舆论界；曾力排众议开办上海国际饭店，该饭店建成后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远东第一楼”，是上海滩的地标建筑之一；1945年，作为蒋府智囊，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当时被视为一着绝妙的棋子。吴鼎昌这个人有着不寻常的政治智慧。

吴将联络南方的重任交给了钱新之，一举成就了钱新之后半生的仕途辉煌。

钱新之和蒋介石的把兄弟陈其美、张静江同为浙江湖州人。此人留学日本，思路敏捷，见识不一般，是那种一见面就能让人感觉精明果敢的人。

面对秘密接触南方革命党人的任务，钱新之颇费思量。

政局纷乱，何去何从，向左还是向右？是考验商人政治智

慧和胆量的时候。

精明过人的钱新之决策赌一把，但是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他向吴鼎昌开出条件：万一因北伐军失败导致自己在国内无法立足，须由“北四行”出巨资圆20万送他到海外。吴鼎昌一口答应，于是，钱新之便以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家银行储蓄会经理和准备库主任的名义，开始活动。

接下来，也就有了钱新之到汉口向北伐军献金慰劳的故事。

当时孙传芳占据南京，钱新之带着由北方银行家筹集的40万元秘密乘船去汉口。有密探将此事报给孙传芳，称钱将在次日凌晨过南京下关西上。

孙传芳得知后即于凌晨将秘书阮性言叫到司令部，命令他拟写逮捕钱新之令。阮性言很快写完，孙看后十分满意，然后点了一支烟，以闲聊的口吻问阮性言：“钱新之为何许人？你知道他吗？”

阮性言和钱新之是留学日本的同学，有心救钱，答道：“不但知道，而且是很熟的朋友，彼此为

日本同学，并曾在南京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同事。”

阮性言又介绍了钱新之在辛亥革命后，被派往北京接收旧农商部时曾为张善春起草过商业方面的章程条文，以及先后出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经理、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等经历。

孙传芳听出了阮性言的言外之意，便两眼盯住阮问：“这么说来此人在社会上有什么影响？”

阮性言至此索性直言相劝：“区区40万元，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微小了。我们现高据守长江下游五省范围，金匮无缺，上海为我们经济中心，今后还须与他们交往，抓了钱就得罪了银行界，请联师加以考虑。”

孙传芳为人精明，也需要向银行界敛财，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而且他正在屯兵旁观北伐军和吴佩孚争战，企图坐收渔利。沉思良久，孙最后松了口气：“那就算了！外间不知此事，你要保守秘密，文稿你收起来吧！”正好孙传芳燃火吸烟，阮性言即拿过